

書

三禮陳數求義卷六



候官 林喬蔭 學

學校

成周學校之制散見於毛詩周禮禮記孟子諸書各既不同而五學四學之數復異又有大小之別鄉國之分故自漢以下言人人殊嘗考周禮一書言教事甚悉而其學之制僅一見於大司樂之文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文王世子亦云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則成均自是國學之正者其謂之成均者何樂之奏曲一終曰一成律之旋宮一周曰一均古教人之法

與於詩立於禮而終成之以樂故大司樂為學官之長佐以樂師而其所學之地即以樂之為成為均者名之周又兼用三代於虞取上庠於夏取東序於殷取瞽宗庠以養而尚齒序以射而尚功瞽宗則禮樂之義瞽者樂官宗者禮官也鄭司農釋瞽宗云瞽樂人樂人所共宗也此因樂祖祭於瞽宗故專以樂人為言然文王世子有云禮在瞽宗案虞書伯夷典禮作秩宗周之春官掌禮名以宗伯國語曰使各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者為之宗是歷代皆以宗官司國之禮則瞽為樂官三者與成均並建為四是以祭義言天子設四學若夫辟廱之名則前代所未嘗有者文王始立靈臺辟廱詩人稱美有於樂辟廱之咏武王

遷鎬因之又有鎬京辟廱之文蓋周末得天下之先所特創者後遂以為天子之制諸侯不得同之猶之太王初立皋門應門而後遂以為天子之門是以王制云天子曰辟廱亦正據周制為言辟廱既是興朝所特創則其位當居中故大戴禮保傅篇所引學禮有云帝入東學帝入南學帝入西學帝入北學帝入中學凡為五學對小學言之五者皆稱大學對四學言之則中學又獨稱大學蓋東南西北四學為國子肄業之所中之辟廱乃天子所居非學者之宮易傳太初篇所謂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者是也易傳太初篇云太子且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是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蔡邕明堂論引之

三禮圖考卷六
又引大戴保傅之文曰與易傳同則此亦宜有四學并其中之太學而五乃止有三者秦氏謂有夜入北學四字傳寫脫之中學既爲天子所自學雖太子亦不得與故祭義當是

就世子齒學而言止云四學而文王世子一篇亦是教世子及學士之法所以成均上庠東序瞽宗四者並見獨不及中之辟廡惟大戴言天子入學之禮則詳列五學且詩文王有聲篇云鎬京辟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據稱鎬京乃正言武王有天下之後臨廡之事卽大戴所謂帝入太學承師問道者東西南北之人卽成均上庠東序瞽宗之士自其所學之宮而來觀禮於此也至五學之地所在雖無明文可考而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

學在郊既對小學而言五者皆是大學則皆在於郊又言虞庠在國之西郊東序明係以東故特言虞庠在西見其相對瞽宗蓋在於北而南面之郊則近者爲辟廡遠者爲成均韓詩說謂辟廡在南方七里之內殆非無據以其成均在外辟廡在內則辟廡卽謂之中學矣若諸侯之國則王制云諸侯曰頌宮魯頌思樂泮水序卽以僖公能修頌宮釋之而孔氏正義言諸侯止立時王一學賜則得立東序大功德如魯則得立三代之學此據明堂位以魯有四學是成王廣魯之意文王世子云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於東序則五等之國皆有東序不待賜也但

列邦無文可證而魯既立四學則類宮居中爲公所自學者西米廩東東序北瞽宗以居學士而闕其南之成均避天子焉其在民間則學記云家有塾據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家皆有門故家皆有塾以爲子弟習學之所鄭注乃云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孔疏申之云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就教於塾此卽尙書大傳所述大夫七十而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旣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

皆歸夕亦如之其說固有所本蓋古者量地制邑度地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邑卽四井之邑以居二十五家之民者二十五家爲里里有里門說文所謂閭里之門是也旣有門則亦有門側之塾春時東作坐上老庶老於此以課之耕西成之後則坐父師少師於此以課之學

漢書食貨志春

令民畢出在塾冬則畢入于邑亦卽二十五家之邑

是里有里塾閭有閭塾然學記

所言家有塾則自指一家而言非二十五家之塾而可謂家之塾也蓋內則言十年出就外傅外傅卽里閭之師而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八年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則皆其父兄自教其教之所卽家之門側之塾也黨有庠者五百

家爲黨於此建庠孟子曰庠者養也取養老爲義故大夫
士飲酒以明齒讓者於此行之鄉飲酒禮所謂迎賓於庠
門之外者卽此而弟子使之與執事以習知尙齒之義焉
術有序者據管子度地篇云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
州雖以百家爲里萬家爲州與周禮不合然其名俱有所
因且字從行爲義蓋如衢術之類故月令亦有審端徑術
之語則是以千家之聚爲術而於此建序孟子曰序者射
也故大夫士相與習射而卽使其弟子爲三耦以習之鄭
氏注改術爲遂陳氏又改術爲州皆拘於周禮之故不知
周禮固未嘗言遂必有序亦並未嘗言黨之有庠也至於

鄉則學記無文惟左傳有鄭人遊於鄉校以毀執政之語
意六鄉之學名校而近儒蔡氏德晉據何休中里爲校室
之說以爲里屬於縣鄙是縣鄙之學名校鄭之始封本在
西都畿內故猶以六遂中縣鄙之學名其鄉學然孟子言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校對學而言學是國學則校自是
鄉校鄉萬二千五百家而設校遂亦萬二千五百家亦當
設校矣但孟子又言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以王制內則
明堂位證之當云夏曰序虞曰庠而周旣以校爲鄉學亦
當云周曰校今乃反之者意鄉中學徒遞進之序自庠而
升於序自序而升於校校最上而序次之庠又次之因誤

以爲時代之差校最古序次之而庠最近歟若夫大小之分則天子之學有大小諸侯之學亦有大小國學有大小鄉學亦有大小蓋以入學之年分焉天子小學爲門闈之學師氏保氏掌之闈學在宮中門學在虎門之左諸侯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其宮中之闈學亦當與天子同惟其小學在近地故八歲而即可入惟大學在郊故必十五而後入鄉學則家與閭里之塾爲小而黨庠術序鄉校皆其大也白鄭康成注王制以養國老者爲大學養庶老者爲小學然虞庠以養庶老而經明言大學在郊又言虞庠在國之西郊何以解之於是同一王制不得不強分爲殷周之

異而後之爲說者狃於故見於文王世子所云書在上庠知其卽虞庠也而必指之爲小學則以春夏干戈秋冬羽籥皆於東序是據升於大學者言之而學禮瞽宗學書上庠並是小學如孔氏正義所說者然干戈羽籥何以爲大禮與書何以爲小究不可解陳用之又強爲之辭以爲學者之事始於書立於禮成於樂而舞又樂之成其次序則由小學之書以進於瞽宗之禮由瞽宗之禮而成以東序之樂然經固云秋學禮冬讀書矣以一人言之秋已進之冬復退之有是理乎秦氏通考則又分上庠與虞庠爲二意以虞庠是小學上庠是大學周立虞氏之上庠於國又

立虞氏之下庠於郊云上庠者別於西郊之下庠不知經
但稱曰虞庠何見其必爲下且王制曰虞庠文王世子曰
上庠猶之王制曰東膠文王世子曰東序實無二地所以
別而言之者特因上文方言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此不
可復云上庠致人疑於別有下庠故以虞庠爲辭猶上文
言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故下卽不復云東序而易之爲
東膠今不疑東膠之非東序而必謂虞庠之非上庠遂於
大學在郊之文不得不曲徇鄭氏無稽之說定爲殷制矣
然其致誤之始則實由注疏以養庶老爲小學之故究之
注疏亦自不可通如詩靈臺疏則以虞庠爲辟廱而辟廱

且爲小學矣王制注以成均爲虞庠而成均亦爲小學矣
祭義注以四學爲四郊之虞庠則四學皆小學而虞庠且
徧四郊不止西郊矣毋乃如亂絲之愈治而愈棼歟

陳氏禮書謂周之辟廱卽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
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據此是并小學數
之方有四學而大學則但有三與記言天子設四學者不
合劉原父謂周人立四代之學是一處並建辟廱最居中
北爲有虞氏之學東爲夏后氏之學西爲殷人之學然周
禮及文王世子皆言成均何以遺之且大戴所引學禮賈
誦亦嘗述之明是古之學禮後世亡其書而漢初尙存者

非二人所能臆造也有東西南北而又有中學爲五安得謂止有四乎陸農師鄭剛中之說以辟廡居中而成均上庠瞽宗東序分居四面爲四學是矣然謂瞽宗居西則亦沿前儒之誤夫前儒之並以瞽宗爲在西者祇緣大司樂職有云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而祭義又有祀先賢於西學之語故爲此說不知瞽宗所祭者樂祖卽其生而教學之人而先賢乃通指先代賢人不專樂祖則西學所祀不必卽瞽宗所祀是以瞽宗爲西學原無確據豈若虞庠在國之西郊經固有明文之足信也哉

辟廡之名據鄭康成云辟明也廡和也所以明和天下白虎通云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道治廡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然毛公詩傳在諸書之先云水旋卽如壁曰辟廡以節觀者孔氏疏之曰壁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壁然土之高者曰卽此水內之地未必高於水外正謂水下而地高故以卽言之以水繞卽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是則辟廡直因其形制而得名故三輔黃圖亦云辟廡如壁之圓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卽白虎通亦并有辟者象壁圓以法天廡者雍之以水欲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之語是舊說並無所取於明和之

義蓋古文辟與璧通而靡字从广下離广者象對刺高屋之形離又通作邕四方有水爲邕辟靡之制四面有水而屋居其上故字爲靡後世或更爲雍然說文並無雍字雍和之雍古亦作邕則辟靡之字卽省其上广當爲邕或別爲離

詩振鷺毛傳云離澤也

終不得爲雍也

五經異義載韓詩說辟靡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雍之靈沼謂之辟靡許慎以爲皆無明文無以正之而盧植注禮記則直云明堂卽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園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靡古法皆同一

處蔡邕月令論亦云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靡異名而實一也潁子容春秋釋例又云太廟有八名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靡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凡此諸儒皆以辟靡與太廟明堂靈臺爲一處惟鄭康成袁準深辨其非然大雅靈臺之詩咏靈臺而卽及辟靡鄭氏亦謂是二者同處在郊而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

三才圖會卷之六
九
靡又政穆篇云太學明堂之東序也其書雖不立於學官
然是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去古未遠卽傳聞亦有所受則
諸儒援以爲說固自有因竊嘗推尋其由蓋辟靡靈臺明
堂皆周家特制之制而時有先後文王作邑於豐始立靈
臺辟靡豐字亦作鄠以灃水得名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
縣西北靈臺鄉灃水上漢地理志所謂文王作鄠有鄠杜
竹林南山檀栢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者後武帝建元中
舉籍蓋屋鄠杜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卽其處文王當
時山林藪澤之利與民共之但有物蕃界而樂其中之鳥
獸魚鼈遂名爲園故孟子言文王之園方七十里而詩卽

稱爲靈囿囿中有臺臺下有沼沼卽辟靡四面所周之水
據三輔黃圖載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又載靈臺辟
靡皆在長安西北四十里則其爲同處確矣武王遷鎬在
長安縣西北十八里昆明池北鎬陂是鄭康成言豐邑在
豐水西鎬京在豐水東相去蓋二十五里尙書載伐商作
洛皆步自宗周而往以其事告於豐廟而左傳載康有鄠
宮之朝是康王雖都鎬其受朝亦卽豐宮則西京之廟朝
皆承豐邑之舊可知詩所賦鎬京辟靡蓋亦卽文王所建
在長安西北四十里者以武王既有天下爲天子故繫之
於鎬京以著其爲王者之制焉至周公營洛邑爲東都制

與西京畧異西京有七廟而東都則設明堂西京有五學而東都亦以辟廱爲天子所自學太學以處學士但其地與西京不同西京四學分布四郊而辟廱與靈臺同處與廟相遠東都則辟廱卽在明堂之外又於其東建東序一所以處學士謂之太學而無成均瞽宗虞庠故大戴所述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有明堂外水曰辟廱之文又有太學明堂之東序之語此據東遷以後居於東都所爲辟廱太學如此而明堂本以宗祀文王東遷以後未立七廟卽以明堂爲太廟

別詳下卷

故大戴又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明是七十子後學者據所傳聞之辭而諸儒因之遂有

辟廱靈臺明堂太廟同處之說不知東西二京皆有辟廱所以振鷺詩云於彼西雝特言西以別於東而西之辟廱與靈臺同處東之辟廱與明堂同處混而莫辨則諸儒之誤非大戴之失而孔穎達等乃斥大戴爲遺逸之書文多假託其盛德政穆所云皆後人所增失於事實過矣至於辟廱之制度禮統言內如覆外如偃盤蔡邕言水廣二十四丈此無明文可考然就靈臺之詩繹之靈臺峙其中靈沼周其外毛傳釋謂水旋卽如璧卽土之高者積土四方而高爲臺則卽卽指臺言蓋累土爲臺而臺之中央建屋爲堂臺下爲圓沼水四周環之指其臺稱靈臺指其中之

屋稱辟廡其廣狹之度據括地志云辟廡靈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孤立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是西周之靈臺唐初尙存周回一百二十步以六尺爲步計之臺四百面北七筵爲廣八丈一尺深六丈三尺此宜畧同則其東西堂簷之外所餘之地有九丈九尺南北簷外所餘之地有十一丈七尺卽謂之靈臺以觀望雲物此詩之所以咏靈臺而遂及辟廡也且不惟辟廡卽在靈臺之上而諸侯之頌宮亦麗於臺案酈道元水經注云靈光殿之東南卽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爲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此酈氏目驗得之是魯之頌宮亦卽建於臺上而臺下有水但不若辟廡之水四周耳然則周之辟廡於今雖無復故迹而其規模未嘗不可想見漢分辟廡靈臺爲二處左辟廡右靈臺殆失之未深考歟

後漢書翟酺傳載明帝時辟廡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爲太學辟廡皆宜兼存於是東漢之世以辟廡爲天子養老大射行禮之所太學爲博士弟子受業之所馬端臨非之謂不宜析爲二處今按周官掌成均之法而教國之

三禮圖卷之六
子弟文王世子言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
言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
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是學士所學在此四處
而並不在辟廡祭義言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亦
無與於中學故易傳太初篇云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
自學也東都雖不立四學而大戴禮言明堂外水曰辟廡
又言太學明堂之東序是亦辟廡為天子自學之所太學
為學士肄業之所此太學對小學而言易傳所云太學乃對四學而言則漢之分為
二處正合周法惟是漢以明堂辟廡靈臺為三廡則誤周
西京之辟廡與靈臺同處學固即在臺之上東都之辟廡

與明堂雖同在一處而辟廡居明堂之外太學居明堂之
東且靈臺以眺望明堂以祀以朝事義不同各有所為不
得通為一名也

頌宮本作泮宮以半水為義蓋天子辟廡水周之諸侯泮
宮水纔其半耳其作頌宮者直因傳寫以聲同而誤然說
文並無頌字鄭康成乃云頌之言班所以班政教夫六書
象形會意諧聲指事各有所取从半為聲从頁何也其半
水之制據說文云西南為水東北為墻鄭氏則云東西門
以南通水而北無白虎通又云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半
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其餘壅之以垣今案酈

道元作水經注親歷洙泗之地得之目驗者云泮宮有臺
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
西六十步以此證之則說文爲得其實蓋缺其兩面故爲
半於天子如鄭說是止缺一面而白虎通又是三面皆無
俱不得以爲半也至杜氏通典言魯郡古魯國有泗水泮
水出焉建宮於上名爲泮宮戴埴鼠璞引之以泮宮與楚
之渚宮晉之虜祁宮一類並非學名則何楷嘗辨之謂據
一統志泮水一名雩水源出曲阜縣治西南西流至兗州
府城東入泗水卽詩所云泮也雩乃此水本名以其爲泮
宮池又名爲泮水水因宮得名而謂宮以水得名乎

大學小學以入學之年而分然諸儒所說入學之年亦異
案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內則十年出就外傳寄宿於外
學書計是十歲入小學也而尙書大傳云公卿之天子元
士大夫之適子十有三年入小學二十入大學餘子十五
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大戴禮白虎通又謂王子八歲入小
學十五入大學彼此不同者蓋天子之小學有門有闈蔡
邕明堂論所謂門闈之學者據周官師氏居虎門之左教
國子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注虎門路寢門也是爲門學
保氏掌養國子以道而帥其屬守王闈注闈宮中之巷門
爾雅亦云宮中之門謂之闈雜記言夫人奔喪入自闈門疏

以入自旁側闈門不由正門釋之蓋路寢門以內宮中有
衙爲壺而壺之首爲闈保氏之學在焉王子八歲先入於
此保氏教之以六藝六儀十三乃出就虎門之學而師氏
教之以三德三行是二者皆屬小學故統而言之云王子
八歲入小學爾若公卿大夫士之子年方穉幼未能卽入
天子之小學故十歲先就外傅學於閭里之塾適子至十
三餘子至十五始入天子之小學然此所謂小學直是虎
門之學蓋闈在宮中非所宜至且先已自學於塾至是而
齒與王子相若則可同受師氏三德三行之教故於師氏
特言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而保氏不及明其不與於闈學

也師氏所教者德行進於保氏之藝儀故師氏爲中大夫
佐以上士保氏爲下大夫佐以中士爵有差等且師氏之
學兼有國之貴遊子弟人數多故其所屬之胥徒亦倍於
保氏然適子居塾之日少則居小學之日多餘子居塾之
日多則居小學之日少而王子之入小學大學皆早蓋位
尊則責重責重則欲其速成此又其所以別也

門闈同是小學而教之術有淺深學之時有先後則成均
東序瞽宗虞庠四者雖同爲大學而所以爲學亦有次序
案文王世子云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
學羽籥皆於東序又云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

三禮圖卷之六
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而
並不及成均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
而合國之子弟下文卽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
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而並不及東序瞽宗虞庠則
是凡入大學者先分教之於三處後乃合之於成均蓋亦
視其學之淺深才之優劣以次進之故學記言古之教者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由小成以至大成而文王世子言大
司成論說在東序卽考校其淺深優劣之謂是四學皆大
學而成均又大中之大者也此大司成之論說又謂之語

於郊文王世子云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
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有一焉
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
尊也夫論說東序而謂之語於郊以東序亦在郊也論說
卽中年之考校將拔其尤者進而合之於成均故必取賢
斂才焉以德以事以言所以考校之法而曰進曰舉曰揚
則拔而進之於成均矣夫立德立功立言爲不朽之業而
學之所以考課卽用此三者以獎拔人才凡欲其志乎其
大不以小成自囿也若三者並無足取而祇有其曲藝此
卽王制所謂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是

也雖片長可錄未忍棄置則皆誓戒之使自奮於德事言以待於下次之論說及又語之時果三而有一三卽德事言三者乃進其等以其序謂就其所習之藝而授以官是進之於其等類又以其藝爲序猶春官言凡以神仕者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也然此雖以又語之時三而有一得邀錄用而其初之所習者本是曲藝記曰士先志是其志之已卑故王制言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而此則曰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言雖三而有一不得拔進於成均但居於此郊學中俟官缺而代之名之曰郊人蓋其得拔進於成均者大

司成以禮賓待之猶鄉吏以禮禮賓賢能之義有取爵上尊之禮上尊者鬱鬯之酒郊特牲所謂黃目鬱氣之上尊者也賢士學成名立取類於鬱尊之芬芳條暢故禮之之時取爵而酌於上尊此郊人不得入成均則亦不得有取爵上尊之禮所以著貴德賤藝之意也由此言之四學固同爲大學而三學乃分教之所以成均總其成故周官特著成均之法三學雖分教國子而大司成之論說在東序則東序又總瞽宗虞庠之成故文王世子言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於東序蓋大學小學以入學之年齒長幼爲分而旣入大學之後四學之次又以其所業之淺深

優劣爲序始之學禮於瞽宗讀書於上庠春誦夏弦並於瞽宗既而學干戈羽籥之舞則春夏秋冬皆於東序又既而德進事舉言揚則皆入成均矣既入成均卽需次待用有官缺則代之教之有術考之有方進之有等用之有別此所以國學之士皆德行道藝之選也先儒於小學大學之義辨之不明而所以立此四學之故亦復不深究則何以爲語於郊何以爲德進事舉言揚何以爲三而有一何以爲郊人遠之於成均何以爲取爵於上尊其說遂多牽強而皆未能精覈矣

成周之選舉有兩途一由國學一由鄉學而國學鄉學中

其進用也亦各有兩途國學始由虎門之小學進而入虞庠瞽宗之大學又進而入東序於是大司成論說之或以德或以事或以言則皆進之於成均以待用曲藝之三而有一則仍居於郊以待用而不入成均此其異也鄉學之士一則三年大比與其賢能者直達於王其初由二十五家之塾遞進而入於鄉校又進而登於朝周禮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者此如近代之制由童生而生員而舉人而進士矣一則從鄉學而進於國學王制所謂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

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
 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
 王而定其論此如近代之制選各學生員優者入國子監
 為貢監生之類選士身仍在鄉學而名進於司徒得免其
 鄉之徭役則猶今在籍之貢監生不入監肄業者此所舉
 賢能及選造皆以德行道藝為憑有諸心之謂德見之事
 之謂行文以言之謂道道者所當由之路舉所當由習其
 技之謂藝蓋先王教人之法小學大學不外德行藝三者
 而德蘊於中非若行藝之可見故言為心之聲而道為德
 之表國學之取賢斂才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而

曲藝必誓之以待又語三而有一乃進其等然猶遠之於
 成均以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不朽之大業也藝特其末焉
 爾然亦不可無故師氏保氏以及大司徒並以六藝與德
 行同教則遠之於成均者以明出鄉不與士齒之義而在
 其鄉則固齒於士是以鄉大夫州長黨正所書之考之察
 之者皆德行道藝四者並舉然則鄉學之士其以選造進
 者所有習於藝之人雖升於學亦遠之於成均可知矣先
 儒不知道之屬言則德行云者指師氏之三德三行大司
 徒之六德六行是已而六藝何以謂之道藝朱子云德者
 有德行者有行藝者有藝道乃識得德行藝之所以然則

是有道之人貫徹三者道當在德行藝之上且止言有道而即可包德行藝矣又何以所書而考之者必分列四事哉竊謂此道字與師氏所云至德以爲道本保氏所云養國子以道者皆當屬言蓋有德者必有言故至德爲道之本而保氏之養國子以道卽審論之以有德之言至其進於成均則教以樂語所謂興道諷誦言語童而習之以至於成則出言有章大遠乎鄙倍吐辭爲經皆中乎德音所以鄉學教士書而考之者於德行藝而并及乎道語於郊者遂亦得於德進事舉之外繼以言揚德蘊於中故居首而措諸躬爲行發諸言爲道皆德之符緒餘乃徵諸藝不

謂之言而謂之道者言爲好莠之通稱道則真有德之言而可不朽者由此觀之國學鄉學所以爲教所以爲舉均不外德行道藝四者而聖門之四科如之德行能立德者政事能立功者言語能立言者文學卽通六藝之文者子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故周官以藝居末而四科亦最後文學矣至於師氏所教三德三行大司徒乃爲六德六行者師氏所教是小學爲成童以下大司徒則教大學之士故加詳焉若大司樂所教中和祇庸孝友則以其在學者又皆經東序論說所獎拔而進之人故其教之術因人而異如此然大司徒師氏皆教六藝而大司樂無之則曲藝

三刑陳書才第 卷六
所以遠於成均之故亦從可知也已

掌教之官文王世子有小樂正大樂正大司成之名而周官無之鄭康成云小樂正樂師也則大樂正爲大司樂矣鄭又云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此以本經有父師司成之語故附會之考師氏所掌者虎門之小學耳與大學之東序無預何以得論說於東序卽如秦氏通考之言謂大學人數衆多故特設大司樂教之而仍令師氏兼焉謂之大司成者總其大成也夫六官之有聯事經皆詳之况總其大成則職任尤重豈得於師氏之職盡沒其文哉又王制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

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注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意亦指大司樂之爲大樂正者言秦氏通考因之云所教四術詩則樂語是也樂則樂舞是也書與禮則大司樂未及焉大司樂主於論樂王制主於論教也二文相兼乃備然大司樂首云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下卽繼言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然後乃及作樂之事安得謂其專主論樂不主論教且如所言是周官之職必待王制以補其詳周公奚爲制此不備之文以滋人惑則王制之所謂樂正亦非卽大司樂也蓋自虞廷命夔以典樂教胄子而孔子亦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以

教人之法均平其氣體怡懌其心志使之優悠漸漬而自和順於道德者莫善於樂而樂之一終謂之一成書稱籥韶九成儀禮稱笙入三成均則律呂旋宮之法以七聲相周爲一均國語言律所以立均後漢律歷志言冬至陳入音聽樂均以樂爲教故學之地謂之成均而其官稱大司樂亦得稱大司成矣惟成均因樂而得名所以成均之教法專用樂德樂語樂舞而不及其他大司成卽又稱大樂正佐之以樂師太師之下大夫屬之以大胥籥師之中士小胥小師之下士皆分主教事死卽祭於瞽宗謂之樂祖生則通稱樂正王制所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卽文王世子所謂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執禮典書之人亦樂官也然太師以下通稱樂正而小樂正則專指樂師而言蓋其職掌國學之政爲大司樂之貳大司樂稱大樂正故此爲小又其所司者樂儀射節與夫環拜之節祭饗之歌徹令相尤其嫻於禮事故文王世子云凡祭與養老之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也且樂師貳大司樂而經言掌國學之政不云掌成均之政則又知東序雖與成均同爲大學而成均大於東序成均之士由東序而升矣

學之所祀先聖先師經傳未嘗實指其人鄭氏注謂先聖

周公若孔子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此以漢制言之不足以定周之學校祀典劉執中云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虞庠以舜為先聖夏學以禹為先聖商學以湯為先聖東膠以文王為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臆揣之詞於經未有明據嘗考大司樂云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生而主教於學即先師也文王世子云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此生而受養於學即國老庶老之沒焉者也祭義云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以前二者推之蓋生而受業於學即

之成德者也此數者既皆得祀若古之帝王皆神靈首出開物成務以作君而兼作師豈反無祭以報之者祭法言聖王之制祭祀其有功烈於民載在祀典者社稷而外歷舉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契湯文武諸人皆古帝王之聖者雖禘郊祖宗各有常典然是子孫致孝其先世而非後學追報乎前王故周之時禘嚳郊稷祖文宗武而如黃帝顓頊堯舜禹契湯此七聖人者豈遂廢而不祀乃自周禮以及諸經並未見其所祀之所蓋統為先聖而祀之於成均以成均者五帝之學也成均五帝之學見董子春秋繁露鄭氏注周禮禮記並引之董子在西漢初是以學記引古記之文有曰二千去古未遠當有所本

四代惟其師三王卽禹契湯四代卽黃帝顓頊堯舜專指成均所祀之先聖而言蓋入於成均者皆大成之士而可爲師長者也故此文承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之下言旣欲學爲君而此三王四代之君見祀於成均中者皆古聖人惟其所師焉爾舊注以四代爲虞夏殷周則三王又是何代之王乎且美其得師又何以曰惟其師乎

國學旣立先聖先師則必有祭先聖先師之禮案文王世子云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是先聖先師之祭在天子視

學之時旣祭畢遂行養老之禮然國學有五天子所視者中學之辟廡而先師之祀在瞽宗先聖之祀在成均皆別爲一所不與辟廡相屬故天子不得親祭而使有司行事興舉也秩序也節禮也言舉其次序之禮先祭先師而後祭先聖以其入學之序先入瞽宗而後入成均也謂之曰祭則其禮有迎尸獻酬諸儀異於釋奠天子視學有承師問道講德考業之事所謂三公坐而論道與詔於天子無北面者並在此時其禮之詳不可考大戴禮載武王端冕而受丹書一節蓋其遺者是則視學有視學之事若必親祭先聖先師而後爲此則日不暇給故命有司攝祭有司

自治祭事天子自治視學之事不相妨也及有司以祭之事畢反命乃始往養老適東序而釋奠於先老焉始讀去聲方始之始非初始之始也之往也東序卽東膠所以養國老之處先老其生時爲國老受養於此者釋奠設薦饌酌奠而已其禮簡故天子親之鄭注誤以秩節爲常禮遂混祭與釋奠爲一夫釋奠周禮謂之舍奠並不謂之爲祭禮本甚簡天子旣至於學奚不可以親行而必使有司行事且先老得親釋奠而先師先聖反使有司攝代果何義者况先聖尊於先師他文言先聖先師而此獨先先師而後先聖又是何故而鄭並不考及則祭之非釋奠而先聖

先師之位非卽在天子所視之學明矣若夫天子視學之期經無明文鄭氏於文王世子所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采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孔疏云凡者非一之詞其月令季春大合樂亦在其中以其文自明故鄭不引之是天子歲凡三次視學今案周禮大胥春之合舞秋之合聲並無天子視學之文則合舞合聲自屬大胥之事而合樂雖必養老亦不必其天子親行據王制云司徒養耆老以教孝而周禮大司徒職以保息六養萬民其二曰養老蓋非天子視學之時當合樂而養老卽司徒主其事矣惟月令有云仲春之月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
往視之又云季春之月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是明言天子視學之時然月令爲
王居東都明堂之禮天子六年而一行者詳下文其所載典
禮與周禮殊則非西京每歲舉行之禮可知惟學記曰未
卜禘不視學考每歲天子禘祭在於春季詳祭序卷凡祭祀皆
以前月下旬預卜來月上旬之口不吉則卜中旬又不吉
則卜下旬是禘在季春而卜禘則在仲春既卜禘而視學
則視學卽在仲春故周官羅氏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
老以仲春天子視學遂行養老也然大戴禮保傅篇又云

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則天子之視學養老歲
凡兩次而每歲先聖先師之祭蓋亦兩舉矣此外則有釋
奠釋采釋菜三者皆所以事先聖先師之禮釋奠周禮謂
之舍奠無尸無牲但薦脯醢而酌酒奠之陳氏禮書引曾
子問云凡告必用牲幣又聘禮歸至於禰薦脯醢觴酒陳
席於阼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因謂釋奠有牲幣獻
酬然考曾子問是言告祭之禮固非釋奠卽聘禮所云亦
非專言釋奠之儀故并不正稱之曰釋奠惟周禮大祝職
言大會同皆造於太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反行舍
奠甸祝職云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於祖禴亦如

之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禩此二事正稱之曰舍奠其禮蓋與此同此釋奠禮行於學據王制云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二者皆非常事如其有之皆天子親舉其禮而兼及先聖先師兩處焉若有常期之釋奠則天子歲兩釋奠於先老爲將養老之故此外四時皆以有司行事且止及先師而先聖不與謂先聖尊不欲其數而黷也故文王世子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官卽有司也四時而止及春秋冬者傳禮之人綴輯於煨燼之餘偶脫夏之一字耳如鄭注云不言夏從春可知是

經欲省文而獨省此一字甚無謂也至於釋采又輕於釋奠采猶幣也聘禮言釋幣制元纁束於几下出主人立於戶東祝立於牖西又入取幣降卷幣實於笄埋於西階東學之用幣蓋亦如之文王世子言始立學必釋奠及行事必以幣又言始立學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明其禮異於釋奠亦不同於釋菜然始立學行釋奠禮及行事用釋幣禮行事者何謂學旣成而師弟子入而有事於此也是以周官大胥職云春入學舍采舍采卽是釋幣文王世子言行事用幣固謂學始成而師弟子入之亦兼平時每歲入學之事周官則專言每歲之入學者然則月令所云仲春

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者當從呂氏原文作入舞舍
采高誘注入學宮也舍置也置采帛於先師之前以贄神
也乃因傳禮記者採呂氏之書誤采爲菜鄭氏遂於周禮
大胥舍采之文直云采謂蘋蘩之屬不知釋菜之
禮至輕其行於始立學與器用幣之後者經明云不舞不
授器今大胥曰合舞月令亦曰習舞則又安得卽以舍采
爲釋菜乎且釋菜之禮行於始立學與器後者無常期也
其常時則弟子初入大學者亦舉是禮學記云大學始教
皮弁祭菜示敬道也蓋弟子於師贄以束修而禮先師以
菜猶婦見舅姑贄以棗栗脯修而廟見則有奠菜之儀乃
黃東發因呂氏之書又於經之釋菜皆改爲釋采是直昧
於禮之原有奠菜矣改采爲菜改菜爲采所謂胥失之者
而釋菜非釋幣釋幣非釋奠釋奠非祭學之所以事先聖
先師之禮輕重疏數固各有其義也

養老之義具於周官禮記而有國老庶老之別蓋國老卽
三老五更以其尊於國故稱國老祭義王制皆云食三老
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而大戴
保傳篇云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二者禮同又
王制云養國老於東膠而文王世子云設三老五更之席
於東序東序卽東膠二者之地又同是國老卽三老五更

也庶老則凡大夫士之老而致仕者庶衆也卽文王世子
之所謂羣老也雖其席位亦在東序但此之所養以老更
爲正羣老特陪位者故注謂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
衆賓而庶老所專養之處則在虞庠皇氏分卿大夫爲國
老士爲庶老固非而熊氏以庶人在官者爲庶老陳用之
又以爲庶人之老均屬舛誤蓋庶人固別有引戶校年之
典不得養於國學也皇氏又謂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
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
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今考禮之所載人
君養老唯有國老庶老二者而已周禮遣人門關之委積

以養老孤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此卽郊特牲
所謂春饗孤子秋食耆老者其人不必皆在王城之內其
在王城之內則司徒養之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
一曰慈幼二曰養老而外饗掌其割烹酒正共其酒彙人
共其食是也其在邦國都鄙則各使其君長養之文王世
子云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是
也亦不必養之於國學至於庶人引戶校年尤非王所親
養者其致仕之老兼有國老庶老在內但庶老雖得與東
序之席而所專養之地在虞庠蓋亦司徒主之而其養之
時據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春入學合舞秋頒

學合聲皆合樂也則卽在此入學頒學之候矣若月令是王居明堂之禮與西京歲行之典不同熊氏據之又增冬夏二時謂王之養老一歲有七不足信也

三老五更諸儒異義鄭氏注文王世子云三老五更名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又注樂記云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白虎通則曰不但言老言三何也欲言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言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宋均注孝經援神契亦云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應劭漢官儀

則曰三老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於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已也盧植注禮記則但曰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之中老者爲五更諸說雖殊大都皆謂三老一人五更一人與鄭無異惟蔡邕以爲三老三人五更五人且以更爲叟曰三老國老也五叟庶老也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爲更嫂字女旁瘦字从叟今皆以爲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得以爲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爲叟

蔡說見本集問答

今案列子黃帝篇云禾生子伯宿於田更商邱開之舍注云更當作叟則蔡說似非無稽但五叟與三老並重同養

於東序俱是國老而以五叟爲庶老是其誤也至於老更
人數陳用之亦主蔡說謂建國立三卿鄉飲酒立三賓養
老立三老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
五更非各一人可知然書稱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則三公
且不得以人數限安得公卿中齒德俱備者必有此數是
鄭氏所說亦未可以其出於漢制而非之若白虎通定爲
老更止各一人謂王者父事三老父一而已不宜有三則
又不然父雖不得有三而父事者何妨有三以比於諸父
乎然則王者之養老更於公卿見任致仕中擇之有其人
則備三五之數無則止以一人二者固不相妨乃若杜預

之說謂八十以上上中下三等爲三老則五更又將以何
而分爲五等耶

郊特牲云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鄭氏注澤澤宮也
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同誓勅
之以禮也此卽射義所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
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
不中者不得與於祭蓋與祭之人欲其皆有德行而嫻於
禮樂故因射以擇之然澤與射宮經既未明著其所在注
亦不能詳考惟孔穎達詩疏據大射儀有公入鷺之語鄭
注謂此公出而言入者大射於郊又鄉射記有於郊則閭

中之文鄭注云於郊謂大射於學則射宮者西郊之學賈公彥周禮疏亦云射宮卽國之小學在西郊則虞庠是也今案王制所言大學在郊明是周制而四學分布四郊亦安見射宮必屬西郊之虞庠且經言先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澤與射宮分爲兩所郊特牲又云卜之日王立於澤澤果何謂乎考詩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毛公傳曰雝澤也卽辟廱而靈臺之篇言辟廱之制則園中有臺臺下有沼鹿鹿魚鳥萃其中卽孟子所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者武王遷鎬以後悉仍其舊以其蕃育鳥獸謂之囿以其水草所交亦謂之澤蓋將祭而先田禽於此取所獲以供祭卽

因其田而習射一舉而兼二義焉旣射於澤乃復射於射宮射宮則辟廱之宮也所以必再射者以澤之射爲勇力之取射宮之射乃揖讓之取其禮見於穀梁之傳云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而尙書大傳亦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也雖不中也取不中也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嚮之取也於囿中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大傳之所謂澤與澤宮卽射義之射宮而射義之所謂澤卽大傳之所云囿中囿與

澤其地之總名射宮則囿澤中之一所故文雖異而實通然則周時擇士之射先於靈囿後於靈囿中之射宮而射宮與辟廱俱在靈囿之內則此射宮卽屬於辟廱異於四學之射宮振鷺之詩美助祭者故卽以鷺之飛于西雝爲比其地其物引喻親切莫過於此而郊特牲所云王立於澤與禮器所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頌宮蓋皆是就射宮而選助祭之人而萬克宗乃謂學以后稷爲先聖文王爲先師有事是告后稷以爲配臆撰之言果何所據乎

三禮陳數求義卷七

候官 林喬蔭 學

明堂

明堂之制自漢以來爲之圖爲之說者多矣惜皆未得其要領故紛然莫定而方術之士亦遂得以其荒遠不經者立言焉嘗徧考經傳而知此爲周公特勅之典前無所因後無庸襲而會同列辟以明諸侯之尊卑亦卽宗祀文王以教諸侯之孝固一舉而數善備者也蓋周公相成王七年之中營東都制官禮二者皆太平之極軌而東都之所由建則以周制諸侯之於天子自侯服歲一見至衛服五

歲一見皆分年而來至六歲要服當見之年而五服又相率盡來卽大宗伯所云殷見曰同者但此五服道里之遠近不齊則設爲東西南北適中之處使之可應時而畢集此東都所由建也然覲禮諸侯之覲天子其受摯受享皆在於廟而七廟並在京師若東都又別立廟則非嚴祀之意因特建明堂以受之且周之始封者爲后稷周之王業所自始也而文王三分有二天命維新又王業之所由成此前古所未有者今西京旣以后稷配天於園邱而文王但享於廟則無以隆功德若與后稷並配又不可以有二祖於是卽特祀於東都之明堂以配上帝則受朝於此旣不嫌其虛而無主亦有以別於西京之祖廟而文王之功德并得以隆其美報焉所謂一舉而數善備者也然何以知明堂之必在東都案逸周書作雒篇云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詩頌我將序云祀文王於明堂也周公旣成洛邑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是二者固明著明堂之在洛邑而書洛誥云王入太室裸惟明堂乃有太室若七廟則一廟一室不爲五室之制安有太室之名孝經又言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亦惟其爲六歲殷同之所故得四海皆來若常年西京之朝一歲但有一服二服來者亦不得六服並至也至於十

有二歲王巡守而至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大宗伯所謂時見曰會者方岳之下亦各有明堂焉故齊宣王問孟子以人皆謂我毀明堂趙岐注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其遺跡漢時尙存是以郊祀志言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以此推之知四岳皆建有之以爲時會之所矣

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注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崔靈恩曰祭法云祖文王文王稱祖孝經云宗祀文王是文王稱宗文王旣爾則武王亦有祖宗之號故云祖宗通言而諸儒多非之以爲祖宗者不毀之名

非謂配於明堂明堂只祀文王不得有武王在內然細考之則誤由祭法非鄭氏也蓋西京之立七廟惟太祖不遷其餘親盡迭毀文王旣特祀明堂爲百世不遷之宗而武王身有天下其功德亦不可從祧毀之例故周公建明堂於東都以宗祀文王亦並立武王之廟何以明之尙書洛誥曰侂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於文王武王又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東都固並祀文武矣逸書作雒篇亦有宗宮考宮之文宗宮以宗祀文王得名考宮卽武王之廟據成王而言故以武王爲考而詩之湛露爲諸

侯朝於東都天子享之而作其卒章曰在宗載考言既在宗宮又在考宮也特周公之建明堂本意爲嚴父配天而起故孝經不及武王而洛誥篇中云承保乃文祖越乃光烈考武王旣以文武並言末則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是專重文王之意也且左傳襄王賜齊桓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史記亦載顯王賜文武胙於秦孝公是時東遷以洛爲都大抵七廟之制不能復如西京之舊故卽以明堂爲太廟而所祀止於文武不然則禮統於所尊太祖爲正文武但爲昭穆致胙不得專以文武爲辭而祭法之言亦記禮者因東周之止祀文武故遂以爲祖文王而宗武

王耳實則周之盛時固祖后稷而宗文王也

明堂爲周公所特矧前無所因而考工乃述夏之世室殷之重屋以明周明堂之制所由昉何也蓋世室重屋者夏殷之廟制非夏殷之明堂後儒乃云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三者異名同實則殊不然考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孝經緯鉤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緯書固不足信然以左氏昭七年傳所云余敢忘高圍亞圍者詳之是二圍在親廟之外本不得祀武王加厚而仍

祀之爲七廟以事七世實周家之新法是以漢匡衡告謝
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
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
是以禘嘗之制靡有過五則自唐虞以下蓋皆以五世爲
極故呂覽在焚書之前引商書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怪
德之而考工言夏后氏世室制爲五室世室者世祀之室
誤文卽廟也室以五者卽所祀之五世也殷之廟異於夏者惟
易爲重屋耳其室之五亦不異也然則周之明堂所爲五
室重屋之制直因乎夏殷之宗廟非夏殷先有明堂而周
人踵之也夏殷且不必有明堂而素問之序乃云黃帝坐

明堂之上臨觀八極考建五常漢人公玉帶又上黃帝明
堂之圖名曰昆侖方術之言假託附會會何足據而諸儒
亦遂謂明堂自黃帝以來有之撰爲合宮衢室總章陽館
諸名何其惑於諸子之邪說而不知以經爲斷歟

鄭康成注考工知世室是夏之宗廟此爲有識而以殷之
重屋爲王宮大寢則非夫經所云殷人重屋者承夏后氏
世室而言以殷之廟異於夏者有重屋之制重屋卽明堂
位所謂複廟下四阿重屋句正釋其制之所由成則殷人
重屋云者有其制非目其名也鄭氏誤解遂謂或舉宗廟
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五言之以明其同制疏申之曰夏舉

宗廟則王寢明堂亦與宗廟同制殷舉王寢則宗廟明堂亦與王寢同制周舉明堂則宗廟王寢亦與明堂同制言同制者謂當代三者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於是諸儒交口詆之以爲宗廟之制見於禮路寢之制見於書皆爲東西房東西夾東西序東西堂而已並無五室與四面之堂是廟寢制同而與明堂絕異今案注疏之失在以殷之重屋爲王寢若謂太廟路寢與明堂同制則固有之逸周書言乃作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云云明五者之規模無異特此是東都特勅之制故僅見於作洛之篇與西京之廟寢絕不相似注疏不察

漫謂廟寢皆是如此而於尙書毛詩儀禮之文多不能通則又曲爲之解謂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路寢不如明堂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在鎬京而斯干云西南其戶則西都宮室如明堂王風又言右招我由房者是平王微弱復不能如周公之制審如其說則周家宮室備天子制度者僅一見於宣王之世而康昭以前東遷以後皆如諸侯此其支離乖謬不辨可知而諸儒之所以辨之者又皆據西京之廟寢與明堂迥不相同而未解乎東都之廟寢固與明堂無異兩地之制造各殊鄭氏援東以概西固

爲失之諸儒執西以辨東亦無當也

鄭氏注考工五室最謬者兩端一云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夫既以五室象五行則木火金水之王當在東南西北之正乃舍其正位而宅於四隅方向偏側名實乖舛此固無待通儒共知其惑矣一則云堂上爲五室是合堂室之基總名曰堂而室在堂之上魏之李謚著論疑之以爲置五室於斯堂必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辰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

尺而已卽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南北則狹焉而東西二

筵則室外之戶爲丈三尺五寸矣此以東西及中三室各居二筵計之兩頭所餘

共三筵一頭故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

丈二尺耳此以南北兩頭所餘亦如東西兩頭之例計之於七筵中去三筵之地則以四筵之地爲南北

中三室每室只得有丈二尺也記云四旁兩夾窗若爲三尺之戶二尺之

窗窗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華門圭竇之堂尙

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濶狹不齊東西既

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

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此以每室四戶兩窗言之四戶爲一丈二尺兩窗爲四尺

以廣一丈八尺之室戶與窗共占地一丈六尺故禮記明

三禮陳數求義 卷七

堂位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注設斧於戶牖之間又鄭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因此斷謂考工之記得於五室而謬於堂室修廣之數不知堂上置室之說祇出鄭氏之注記文並未及此則以此斥鄭氏之謬爲得其情而以此誣記之謬記不任受也記之堂字對室而言堂之內爲室室之外爲堂東西九筵言堂之廣南北七筵言堂之修室戶之外所餘之地如此安在其僅四尺與夫丈三尺

五寸哉室有四戶八牖分置於室之四壁一壁只有一戶二牖卽以戶四尺牖二尺爲算占地八尺尙餘一丈之地設斧扆於其間固自可容但所謂設扆在戶牖間以寢廟常制言之室之向堂只一戶一牖而戶東牖西故其中間爲設扆之所今明堂室壁旣一戶二牖而牖夾於戶則戶中而牖居左右此設扆處當與戶直位向始正若泥於戶牖之間則反偏矣然則李氏之論雖自許據理尋義以求其真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而猶惑於鄭注之誤不能是正也至李氏又疑虞夏尙樸殷周稍文製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

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秦氏通考亦謂如鄭賈說則世室之堂修八十四尺廣一百五尺重屋修五十六尺廣當七十二尺明堂修六十三尺廣八十一尺三代制度由質而文何夏后之寬而殷周之狹鄭賈亦知不得通故注云令堂修十四步疏云知用步無正文故鄭以假令言之然記方細述營造固不應為此假設之詞即謂用步無正文然室之三四步四三尺記固明著其數據鄭注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四室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中央室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是四室方一丈八尺廣二丈一尺中央室方二丈四尺廣二丈八尺

愚謂記渾言五室當是五者之

修廣如一未必中央特大於四旁意所云三四步四三尺者通釋五室修廣之數言其修三步四尺廣四步三尺也則五室之修皆二丈二尺廣皆二丈七尺

視周之室並為寬大室既如此堂亦

宜然若謂三四步四三尺之文別有所解而周之室二筵只一丈八尺夏制苟為再狹豈足以安神靈行典禮乎蓋周之堂室所以狹於夏者以世室重屋皆是宗廟周之廟在西京者自必加大於夏殷惟明堂別剏於東都非為正廟故因其規模而不妨小之且夏之廟大於殷正孔子所云卑宮室而致孝鬼神之實世室非夏之寢安得謂非卑宮之意乎若明堂位言天子廟飾有山節藻梲之文逸周書述明堂備著山墻示闡諸制正是周監郁郁之美者復何

疑而謂記者之謬哉

古來論明堂者雖衆而大旨不越兩途言五室者據周禮考工之記鄭康成之徒是也言九室者據大戴盛德之篇蔡伯喈之徒是也各是所習更相非毀而不知二者之義本相通而文亦互備所少異者惟考工言堂崇一筵大戴言堂高三尺而已嘗試以營造之法論之一室居中外之四室分居南北東西之正則必有其四隅既有四正四隅則名爲五而實含九數矣且五室旣以象乎五行而五行之氣隨時流轉未有長居其所而不動者不動則不得謂之行也是以土居中央木東火南金西水北爲五行之定

位而水木用事交於東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金用事交於西南其錯行以成歲功者有其體必有其用則以天道自然相生之序言之旣立四正以著其體復立四維以神其用而九室十二堂之因乎五室亦自然之理也考工舉其要大戴述其詳初非相背祇因大戴之書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傳聞之詞非同目見故其文首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又曰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又曰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後之論者遂謂其雜有三代之禮兩存或者之傳所記不足取信不知其語皆有所本非無稽也蓋明堂之建在西周之初而作

記之人在東周之末相去久遠即謂之古禮記四十六篇
 中述周初事多稱古者非必皆指夏商及黃帝以來也明
 堂以宗祀文王故得目為文王之廟而逸書作雒以路寢
 並列五宮故又指為天子之路寢此正其得諸傳聞有所
 由來者其言堂高三尺異於考丁亦正是傳聞所得之偶誤然即不齊不居其屋一
 語繹之而明堂之所在與明堂之制王居明堂之禮無不
 可識矣何則明堂者五室中之向南一堂爾五宮異位五
 室異名而統之曰明堂取向明而治之義也且其中雖四
 門並闢而記稱負斧扆而立者南向則其義可知使必按
 月依其方位以朝羣臣則一歲中惟夏月得正其南面之

位若當冬月臣反南面君反北面矣是以月令所云居青
 陽等位先儒亦謂天子朝諸侯出教令之時居之非常居
 於此竟月而徙蓋亦知其義有所不安也惟大戴直言不
 齊不居其屋則以五時迎氣享帝及禘朔朝廟皆須致齊
 當齊之時按月居之聽政視朝則仍在南面玉藻所謂聽
 朔於南門之外是也且非所常居故大戴又言在近郊近
 郊者三十里之內以常居則自在王城之中不於郊也若
 其制度則考工云四阿重屋大戴兩言上圓下方文承以
 茅蓋屋之下是指屋之簷雷而言蓋為兩層之簷望之若
 樓而實非樓其圓蓋當中而在上層中央太室之屋也方

蓋在圓蓋之下層分垂四注內接圓楣外依四棟以斜指
四角太室之外八室十二堂之屋也重屋所以有圓方四
阿所以爲四注而逸書之言明堂五宮亦云咸有四阿反
拈重亢重郎孔晁注重亢累棟重郎重屋累棟亦卽所以
爲四阿及圓方相轉之法也但天子廟寢恒制皆爲殿屋
四面垂雷故皆有四阿而此獨更有重屋者以殿屋雖曰
崇深而後室前堂單而不複明堂則中爲太室前明堂而
後元堂左青陽而右總章皆有室有堂並稱太廟記所謂
複廟者也旣爲複廟若非重簷則四面外環之堂堂固可
藉戶牖而納中庭之天光而中央太室未免幽晦乖明堂

命名之義故爲之重簷於四面簷雷之中特高起一層於
中央以下覆乎太室取其闔達以受天光是卽蔡邕所謂
通天屋而後世之所謂樓觀者圓以象天而通五氣其制
則逸書所說有常累復格之文累之爲言重復之爲言複
蓋卽指此上層之圓蓋八尺爲尋倍尋爲常謂重屋之高
又有六尺也複格者孔晁注云累之櫺說文櫺楯間子也
蓋積木爲之下屬棟而上承簷班固西都賦所謂井幹張
衡西京賦所謂藻井卽此交木如欄中空如井而重疊爲
一常之高其間有格格之空處卽天光所從入也重簷之
下則四正及中是爲五室其四隅之室月令謂之个以其

隨四阿以斜向四角象形如个之字故以爲名實則制與四正之室同故大戴統稱之爲九室个既斜指四阿則東之南卽南之東爲青陽右个者亦卽爲明堂左个北之東卽東之北爲元堂右个者亦卽爲青陽左个矣西之北卽北之西爲總章右个者亦卽爲元堂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者亦卽爲總章左个矣是以月令所稱有八个而實止四隅之四室然古者廟寢恒制皆後爲室而前爲堂今既有太室自必有太室之堂而自漢至今言明堂制度者皆不及此何哉大都皆以太室居中四面豁達無所爲前後之隔故不得分爲堂室不知廟寢以前後分

堂室明堂卽以內外當前後正不必同太室既居正中則太室之外四周之地土承方蓋者卽是太室之堂而四周之八室則又環接於太室之堂前四正室正向其外爲四正之堂四个室斜向而其外亦卽爲四个之堂并太室之堂四面各一統爲十二故考工只云五室而大戴直云九室十二堂語有詳畧制非互異猶之戶牖之數考工只據一室而言故曰四旁兩夾窻大戴統言九室則曰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又曰室四戶戶二牖語不厭其詳也至其丈尺之數則考工記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此以正南一面之堂言之餘

二面及四隅之堂皆同可知也又云五室凡室二筵既言五又言凡是五室及四隅之室皆同亦可知也乃自漢以來說明堂者於此益滋替惑其意皆以明堂制同宗廟二筵之室僅一丈八尺無以爲陳設行禮之地堂復東西寬而南北淺褊而不方義無所取且拘於廟寢之制堂與室同廣而此之堂獨廣於室四倍有餘無以稱營構之法故率依違遷就而不能明其所以然不知明堂享帝之時諸室之戶牖洞開本與廟室之幽陰迥異且其禮名禋祀義尚升烟亦與享廟不同其詳雖不可考大抵畧次於郊天而尚書止見王入太室裸之文度其室事亦不如享廟之

繁况茅蓋土茨亦猶祀天陶匏素車之簡質卽二筵之室何嫌於狹陋至堂之尺度考工明是只據正南一面若以言青陽總章之堂則南北當易爲東西東西當易爲南北記者固以爲舉其一面三面可以意推是以言東西以明其廣東西者兩楹之間相距之地也言南北以明其深南北者自室前置戶牖處盡於堂之外廉也夫營造之法先度地基地基必正方乃以分布九室必無東西偏長南北獨淺之理今乃南北視東西不足二筵者則以此二筵之地卽室之所占也以正方之基置室於其北頭縱橫皆占二筵則自堂而視必成褊形蓋兩楹相望中無所占故東

西計有九筵而自堂之外廉度至室前置戶牖處只有七筵而益以室所占之二筵則亦九筵乃得其正方之基也然記於室之二筵既云凡室而此何不曰堂廣九筵修七筵者則又以四正之堂室規制易明而太室居中堂有四面則就其四面之堂度之九筵之廣固得齊同而律以七筵之深則前後兩堂共十四筵益以室之二筵爲十六筵深且倍廣無以合正方之基則所謂七筵之深當兩分之每面之堂各爲三筵半而自正南一面視之雖以七筵各分其半而以堂計之實亦南北七筵故不得渾以修廣爲詞而必析之曰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也且地基既必正方

四正之堂與室固各得九筵之地若四隅之堂則皆依四阿以斜指四角其自室前戶牖度至於角必更深於四正之堂而亦以七筵爲堂之深者以此四隅之堂廉亦是平面不爲銳角其平面之外四角各有餘地蓋卽所謂反玷矣嘗考爾雅坳謂之玷注云在堂隅玷端也疏云玷者堂角也一名坳端則端也言玷是堂角端也鄭氏注士冠禮亦云玷在堂角賈公彥士喪禮疏云凡設物於東西堂下者皆南與玷齊是玷在堂隅明矣內則言度飲食之物大夫於閣三士於玷一故士冠士喪並見寢之有玷而大射儀云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於東玷上又云以筭退奠

於坵上又云小射正以筭受決拾退奠於坵上明其爲奠物之具先儒謂以土爲之者是也在於堂隅故堂隅之地或卽謂之坵矣但宮室恒制大夫士夏屋爲南北兩下之廡惟有南向一堂則禮之所謂西坵者在堂之西隅東坵者在堂之東隅耳天子諸侯殿屋四廡垂雷雖廟寢亦只南面一堂而雷旣四注則四面皆得爲坵故明堂位言天子之廟飾有反坵出尊崇坵康圭之文論語亦云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坵而逸周書述明堂五宮之制則直云咸有四阿反坵以反坵屬四阿言之知其卽在四棟所指斜角之地而天子諸侯之廟寢爲殿屋者皆有四阿則皆有

反坵矣惟是坵之形製諸經無明文注疏亦未之及獨竊崇義禮圖謂卽燕射之豐然旣據鄭注豐是斲木所成此坵字从土其非一物顯然竊意坵旣是以土爲之在於堂隅或者卽又謂堂隅爲坵必其範土燒壑如博之類而肖乎堂隅之形據爾雅別稱爲坳坳者毀也謂其毀方而成蓋堂之制方而堂隅不方也如此則夏屋之堂一面只東西兩隅爲兩坵其坵如其堂隅蓋爲橢長之式兩平面窠兩平面狹其置之在堂之南面東西頭盡處平面一向內一向外而與堂之廉平殿屋四面面各兩隅隅各二坵凡八坵而分置四隅隨四阿所指其坵蓋爲三角之形置於

各面兩頭盡處每坵之銳角皆向內平面與堂之廉平二
坵相轉共居一隅則平面向內銳角向外而隨四阿斜指
矣其謂之反坵者以夏屋之坵合二而成方此必合四而
後成方然反之而兩平面相轉兩銳角相背則亦合二而
成方毀其方以成坵故坵亦名塊兩坵相背而成方故四
阿之坵謂之反坵也其曰反坵出尊者以大夫士之祭祀
燕飲其置尊之所雖在堂上不越房戶之間與夫楹間天
子諸侯禮殊卽置尊於此坵上尊在堂之外廉爲出於外
先儒皆謂尊於兩楹間坵在尊南所以反尊此經亦無所
據然既坵在尊南則亦不出兩楹之內遂不得以反坵
之坵與儀禮爾雅所云其又曰崇坵康圭者則以朝會之
在堂角者判爲兩物矣

時受賓所摯之圭奠於高坵之上以爲安也然天子之廟
飾爲崇坵則上下之差坵之崇卑蓋亦有尺寸焉自先儒
所釋反坵之坵不與堂隅之坵同而孔晁之注逸書又以
爲外向室坵之制益不可曉知反坵屬於四阿則其在明
堂卽爲四隅之堂深七筵之外所餘四角之地於此角上
各置三角形之坵二其平面與四隅之堂廉平則自四隅
之堂廉度至室前置戶牖處仍是七筵進而度至室後置
戶牖處亦爲九筵與四正面之深廣無異也夫四正四隅
堂室之基每各深廣九筵中央太室之堂及室亦統占九
筵之地是正方之屋基自南至北爲二十七筵自東至西

亦二十七筵縱橫計之皆二十四丈三尺而屋既四向則堂下四向亦皆有庭屋居中而庭分四面猶之太室之室居中而堂分四面也先儒釋宮室恒制皆云庭三其堂深然明堂四向如一地必正方則亦不得以廟寢律之蓋亦三其九筵為二十七筵如堂室之基之修廣屋既居中庭分前後則亦如太室之堂制以二十七筵地前後各分其半一面之庭為十三筵半合而觀之自南至北自東至西皆有一屋二庭計其所占之地縱橫皆五十四筵為四十八丈六尺而大戴乃云其宮方三百步古法六尺而步五步而雉六十雉而里三百步者一里之地縱橫各有一百

八十丈以筵計之為二百筵果何取而虛占如此之大哉蓋明堂者據其外之統名耳而中實有五宮逸書所謂太廟宗宮考宮路寢與明堂而五其規制盡同而統系之於明堂猶太室青陽總章元堂異名亦總謂之明堂而已則三百步之地乃并五宮所有言之其法取三百步地四周以墻每面正中之處各開一門是曰應門爾雅云正門謂之應門取其向東西南北之正其寬廣則考工云應門二徹三个注云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也墻內正南一宮曰明堂四向開門其門即以南北東西名之寬廣蓋與應門不異正北一宮曰路寢亦四向開門其門曰路門

以路寢得名其寬廣則考工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注云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也正中一宮曰太廟中之左一宮曰考宮中之右一宮曰宗宮亦皆四向開門其門俱曰廟門以考宮爲武王廟宗宮爲文王廟也其寬廣則考工云廟門容大扃七个注云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个二丈一尺孔穎達乃謂明堂更無重門誤矣自應門至南門之路爲門之庭爾雅曰廟中路謂之唐逸書於此曰堤唐言於中築堤爲高所以爲堤者瓴甃詩所謂中唐有甃也外周之墻逸書謂之山墻言其高如山孔晁注乃云畫

山雲據家語孔子觀於明堂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則雖有畫而不爲山雲蓋孔子所觀者明堂一宮之四門墉非外周應門之墻也明堂固有應門路門而其與西京之王宮異者應門之外無皋門考王宮皋門魯之庫門擬之蓋府庫之所在今明堂只有應門無皋門則府庫當亦卽在應門之內又魯以雉門擬周之應門而春秋書雉門及兩觀災新作雉門及兩觀觀闕也卽象魏亦曰觀臺謂於門之兩旁築土爲臺禮器謂之臺門魯之兩觀在雉門則西京王宮之觀臺亦在應門可知逸書云應門庫臺元闔者言明堂五宮之制其應門有庫有臺而門限以黑石也

應門之有臺與西京同應門之有庫則與西京異故並著之孔晁注乃以爲門皆有臺於庫門見之不惟諸經之言明堂未見庫門卽西京王宮亦無庫門也

別詳
宮室

由應門而

內自南之北歷明堂太廟路寢凡三宮宮之屋及庭各五十四筵凡一百六十二筵之地自東之西歷考宮太廟宗宮亦然總一百四十五丈八尺而自門以內所謂門庭及兩宮相交之間所占之處卽以一百六十二筵之外所餘三十八筵之地爲之是以統計爲方三百步所云其宮非指一宮乃指應門之內合五宮爲一宮言之也夫太廟以祀五帝宗宮以祀文王考宮以祀武王路寢以居明堂以

朝用各有當其居也則依月令之次孟月左个仲月太廟季月右个而此仲月所居祇是路寢之四正室亦得稱爲太廟者以天子之居於是皆因致齊以交神必清淨嚴肅以爲對越故卽寢而亦稱廟與常居之寢殊所謂不齊不居其屋也先儒不察以爲卽大饗之所與中宮之太廟混而爲一則彼以祀五帝人神豈得以並居乎然齊因祭爲之而每月皆有者以每月之朔必行朝廟之禮謂之告朔廟卽中宮太廟與宗宮考宮也朔日各就其時之帝與文武之廟致祭焉而告以所宜行之政令所以明敬天尊祖之義故先期而齊旣告而頒政於下謂之聽朔亦曰視朔此

不於廟而於明堂故玉藻云天子元端而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南門宮正南之門左扉卽南門之左扉蓋先期齊於路寢及朔則由路寢之太廟宗宮考宮致祭告以時政乃出至明堂之南門外聽政卒事仍歸王城中常居之寢先儒謂還處路寢門終月者亦非此爲東都王居明堂之禮若在西京則爲月祭矣其朝諸侯也亦先期齊於路寢及期告於太廟宗宮考宮而後出於明堂負斧展南向而立其位則明堂位所云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以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者是也然此是大朝覲之禮大宗伯謂之以賓禮親邦國若每

月之聽朔亦朝羣臣是爲常朝常朝則其位在門外王有特揖旅揖之儀故大戴云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待朝指大朝覲謂以賓禮待之南宮指明堂謂其在五宮中正南也揖朝謂常朝禮有特揖旅揖出其南門卽玉藻所言聽朔在南門之外也若夫視學養老亦禮典之鉅者王在東都豈無其所據大戴所述有云明堂外水曰辟廱而其政穆篇又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以所言明堂外水推之其地蓋在應門之外不於此三百步中故謂之外於中壅水旋邱起屋其上以倣西京之中學而東都六歲一至非所常居則所謂王子及公卿大夫之子固不必從卽亦

不必盡如西京之立四學則亦於應門外之東立東序一區以爲東都學士肄業之所而天子卽於是養老焉謂之大學以其與明堂相邇故大戴均系之以明堂然而不屬於五宮之中故諸經言明堂者皆不之及而先儒乃必力辨謂辟廱明堂絕不相涉則王居明堂之時視學養老果何所耶是則大戴之言初非無據正足以補考工之所未備無庸各徂所見以相詆者顧自鄭康成之注誤謂於堂上置五室復誤以金木水火分置四維不居四正致魏李謚疑辨有五不然之論然謚與同時賈思伯封軌袁翻及隋世之牛宏宇文愷等所議皆主考工五室之說而以大

戴之九室十二堂爲非然丈尺之度旣不能悉恊考工而於施用亦不能通諸月令唐高宗宋徽宗之世兩經創造又皆師心自用堂堂廣狹絕與經違卽李泰伯唐仲友輩各自考求立論而丈尺之增損戶牖之多寡並屬意爲名曰依經實穿鑿附會乖舛者多朱子則但云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又云想只是一個三間九架屋子而於堂堂室戶牖諸制皆未及言近秦氏五禮通考始詳陳之以爲推衍朱子之旨然太室何以無堂左右个何以室只一而堂有二堂何以東西廣而南北淺此等均未能明析其由則亦未見其確有可憑也况所云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制尤

不可解據其言室外與堂通者十二戶二十四牖室外與室通者亦十二戶二十四牖則只有二十四戶四十八牖而已因強爲之說謂分每室各數之則一室有四戶八牖爲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夫大戴雖非聖經立言要自有體其曰一室而有四戶八牖者是分每室各數之也曰室四戶戶二牖者是明所以四戶得有八牖之制也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者是合九室總數之也今以二十四戶四十八牖之實而虛示人以爲有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豈非欺人之說也哉總之三代以前之書無一言之泛熟讀而詳玩之得其相通之故斯古制明而聚訟之端可息也

東都明堂天子每六年而一至以殷同列辟又六年當時巡之歲如不巡守亦至此朝諸侯謂之殷國非天子常在於此也故周公初營洛邑成王至此肇稱殷禮事畢仍歸於豐而竹書紀年載成王七年王如東都諸侯來朝卽明堂位所云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之事實成王卽位之七年而曰六年者以卽位之元年已朝諸侯於方明之壇詳下文至此復闕六年當五服畢朝之歲也據尙書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則成王當以十三年巡守十九年復朝諸侯於東都二十五年復巡守而竹書所記十三年十九年缺焉此不可考於二十五年則云王大會諸侯於東

都四夷來賓蓋不巡守而行殷國之禮也其後周衰禮廢至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詩人美之竹書亦載其事然則周公之建明堂於東都本爲六年朝會之所而後之不然者世衰而道失也豈周禮之僞哉

六年五服一朝於東都之明堂雖四方之道里適均必無舉天下之諸侯一時並至之理蓋亦以春秋冬夏分方而來如巡守之朝於方岳者故天子六年一至東都受朝必歲終始返西京唯其非常居於此而又非一時之暫居所以周公當日旣建明堂卽制爲王居明堂之禮今其書雖亡而劉向別錄載有古大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注疏尙偶

引其文而小戴之月令一篇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亦謂之明堂月令世以其出於呂氏春秋故皆以爲不韋所作然考史記不韋爲秦相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輩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此卽其十二紀之首章蓋古明堂之遺呂氏錄之故蔡邕賈逵馬融王肅張華之徒皆以月令爲周公所作非無因也今案三禮注中所引王居明堂禮曰孟春出十五里迎歲曰仲春帶以弓鞬禮之禱下其子必得天材曰季春出疫於郊以禳春氣曰孟夏毋宿於國曰仲秋九門磔禳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命庶人畢入於室

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乃命國釀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牧牛馬曰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皆與月令之文相類而皇覽中引逸禮曰春則衣青衣佩青玉乘青輅駕青龍載青旗以迎春於東郊居明堂左啓東戶夏則衣赤衣佩赤玉乘赤輅駕赤龍載赤旗以迎夏於南郊居明堂正廟啓南戶秋則衣白衣佩白玉乘白輅駕白駱載白旗以迎秋於西郊居明堂右啓西戶冬則衣黑衣佩元玉乘元輅駕鐵驪載元旗以迎冬於北郊居明堂後廟啓北戶亦與月令之語同蓋皆明堂之遺者而月令所記其爲王在東都明堂之事益無疑矣

明堂之禮諸侯分時而來既朝則王率之以祀文王配上帝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然分時而來則亦各祭其當時之帝而不合祀五帝惟孟冬之月始合祀五帝配以文王月令所云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是也天五帝也分之則春曰青帝秋曰白帝夏曰赤帝冬曰黑帝中央曰黃帝合之則總謂之天焉宗者文王也以其宗祀於是而爲配也且曰祈來年則愈知此爲東都明堂之事蓋天子六年一至於此歲畢仍還京師而來年之孟春祈穀天子不復親其事故卽以合享爲預祈夫五帝之祀

經有其禮不著其時說者據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與月令之迎春東郊迎夏南郊諸文合因謂以四立之日祀之然月令但云迎之而已未云祭之卽以爲祭亦只是一時一帝不得統言之曰祀五帝况周官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必無四時皆服大裘之理而曰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其上文有是月天子始裘之語則其爲孟冬合祀五帝益明而或以五帝止是一天無四時之祭則亦非是夫明堂旣立五室爲五帝分居之所自當各依其時祭之若止一天則但爲一室可耳錢小五且月令所云天宗若只是祭天亦不得言宗如注疏說以日月星爲天宗則周官雖有孟冬祀司民之文而朝日在春分夕月在秋分又何嘗在孟冬之月且旣以日月星爲天宗又何以無地宗之祭乎

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仲夏大雩帝季秋大饗帝此仍是祀於郊兆以后稷配非祀於明堂以文王配也案尙書洛誥乙卯周公朝至於洛則達觀於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則東都自有郊兆與西京之圓邱異又逸書作雩云周公作大邑成周於土中乃設邱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亦與西京圓邱之禮不同蓋冬至之郊無日月農星先王與食之事此東都之爲

祈爲雩爲饗皆因農事而行非報本反始者比故並及日月農星而周之先王世爲農官亦得與食矣若以爲宗祀文王則其事在明堂東都之郊兆毋乃虛設乎

冬至圓邱夏至方澤此禮之最大者而月令無之蓋此二禮在西京每歲一行王以六年至東都其西京之祀自有太宰宗伯攝之故東都不更舉而特以孟冬行天宗公社之禮天宗者合享五帝配以文王服亦大裘而冕與圓邱畧似而洛誥言社於新邑卽此公社大割者割牛羊豕之牲謂之大以別於他禮之特殺蓋亦做大社之禮爲之鄭氏乃以此二禮與下文之臘先祖五祀同爲蜡祭夫蜡合

聚萬物而索饗記明言在十二月周禮謂之祭百物天宗公社乃天地之神安得以萬物百物視之哉

月令爲王居明堂之禮而明堂建於東都西京無有王六歲而一至於此所行典禮與西京之歲舉者不同故周禮所載自圓邱方澤二祭而外諸如逆寒逆暑出火內火斬木頒冰治蠶獻種之類皆所不及以周禮是西京歲舉之恒典也先儒援月令以辨周禮固非而秦氏通考又謂周官朝廷政治之典章藏於天府民間多未之見故孔子問禮必於柱下史官及漢滅秦蕭何收圖籍亦藏之秘閣至劉歆校書始得而上之不韋春秋祇集魯諸生所爲宜其

未及此亦臆爲揣測非得其實月令所述罔非朝廷政治之典章顧何以得見於民間耶嘗謂犬戎之難平王倉皇東徙當時豈卽以東都爲久安者其一切典禮必託爲王居明堂而踵行之及其久而安之互相傳習至於周末故不韋之門客得據之以著於十二月紀若周禮則自西京淪喪之後王轍不還遂已不復舉行是以春秋時好古博聞之君子如子產叔向輩皆未一見以其徒藏天府不見施行而七十子之徒又皆生東周之季值諸侯惡害去籍之餘所撰記者多據東都之禮卽王居明堂禮也間或得之傳聞未經別白直至漢初諸經並出周禮尙湮秘數百年始顯於世良由傳習無人先已晦於舊宮黍離之日繼復壞於悍辟兵爭之時非若諸經之但遭秦火一厄也然則觀明堂月令之見採於不韋而周禮所以廢興之故可識或乃以爲劉歆佐亂之僞書或則以爲元公未成之藁本豈篤論乎

月令云季春之月田獵且罾羅網畢翳餒獸之藥毋出九門又云命國讎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九門呂氏春秋作國門唐石經同蓋東都王城之門也鄭康成以匠人職云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則王城有十二門不得爲九因謂九門是路門應門雉門庫門臬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然

路門爲王宮寢門常時羅網毒藥豈宜出此而顧煩於戒
令者卽謂王宮有五門則不出皋門而四門已在其內亦
無庸於累舉至近郊遠郊之門亦經所未見此欲強合九
數而未免附會陸農師說謂王城面各三門南北九經東
西九緯若今朱雀門三經經各一門若然則一面有九門
雖合九數而與旁三門之說矛盾吳幼清則謂南三門王
之正門平日置杲之物皆不得出餘門則出此月乃皆禁
之然南三門之禁於平日經固無文而九門磔攘豈平日
南三門亦皆已行乎凡此皆因國門有十二遂不得不曲
爲之說不知十二門者西京之制此九門之文獨載於月

令月令屬諸明堂故注疏所引王居明堂逸禮亦有仲秋
九門磔攘以發陳氣之語而明堂建於東都是卽東都之
國門耳故呂氏春秋直稱國門也其所以東都城門爲九
不爲十二者蓋明堂在國之陽宮有九室堂有九階九階
者南面三三面各二故國門之制亦倣而爲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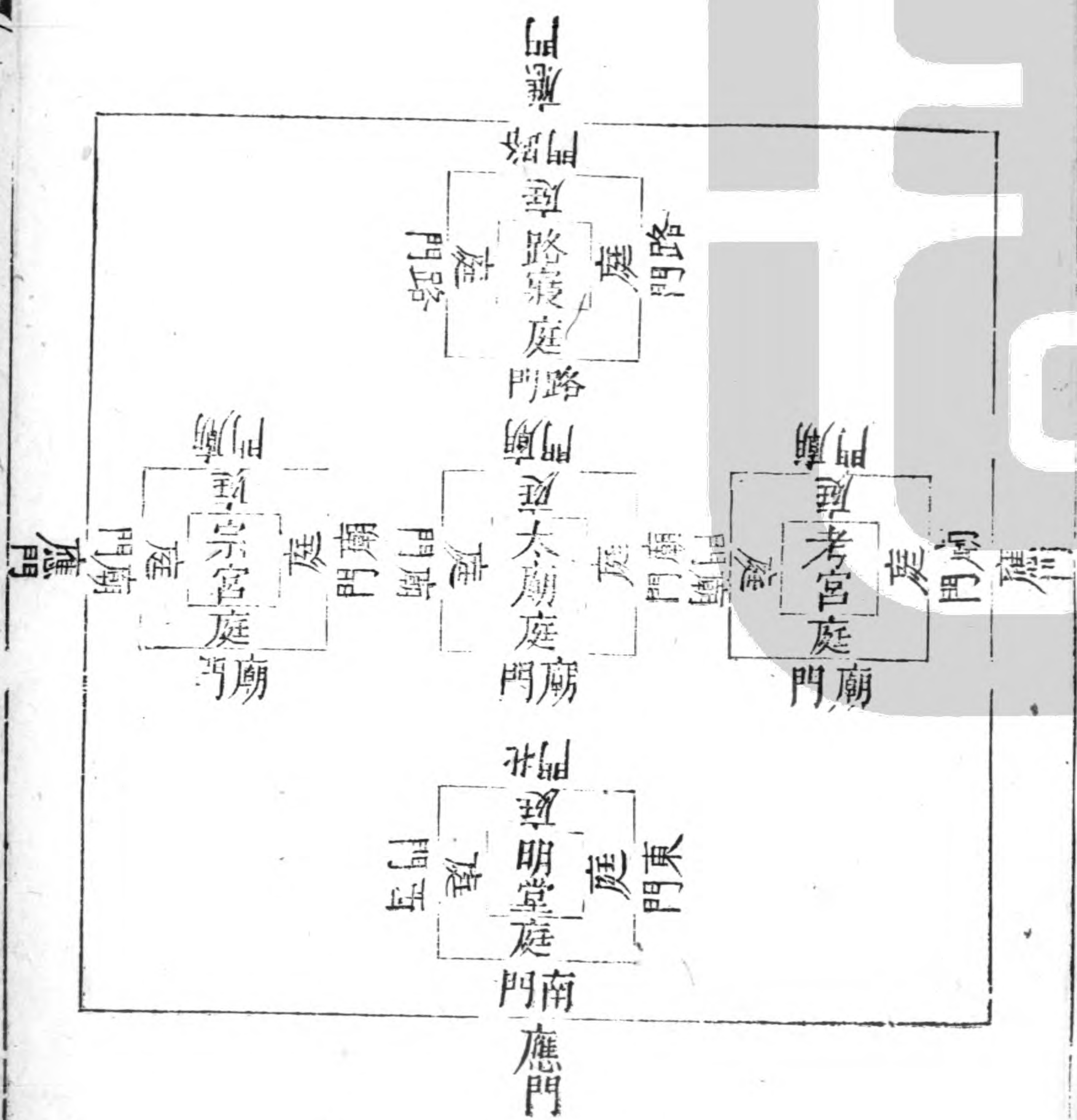
觀禮篇未載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
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而周禮司儀職云將合諸侯
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王晦叔萬充宗輩皆指此二者
爲明堂之制然考各服朝覲自在廟朝唯會同行禮於明
堂而殷同之明堂在東都時會之明堂在方岳皆有常所

無須臨時爲之而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是臨時方爲者而曰將則亦無定期可知蓋諸侯不順而王將有征伐之事因合諸侯固非若時會殷同之可預定也若覲禮篇末所言則直是新天子卽位之事蓋天子一歲祭祀常行之典具見經記其時其地皆有常禮惟卽位不可以時地預爲之以舊君之崩或在路寢或如蒼梧會稽之事俱不可知而新君宜卽卽位不得曠天位以久待古禮有無無可考覲禮此節乃正其所行之禮也何者卽位之初必見於天地山川羣神列辟而一日之間不能徧及因特設壇以將事壇上置方明以四尺之木爲之設六色以象上

下四方之神於是而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之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之外一日之內諸禮備舉故末總之曰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以此而証之尙書舜之陟位肆類於上帝祭天也望於山川祭山川邱陵也徧於羣神則日月四瀆也而禋於六宗卽此方明一木而具上下四方之色者唯其爲卽位之禮非常時所行故他經傳皆不之見而漢書律歷志引伊訓逸文有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太甲元年正是卽位之祭而唐虞之六宗在殷已改稱方明不自周始也乃諸儒未經詳核以覲禮之末爲

巡守會同之典且或以之當明堂不特方明之制不可解
 而舜典之六宗紛然異論十有餘家迄莫能定蓋皆以常
 時祀典求之宜其不合也

明堂五宮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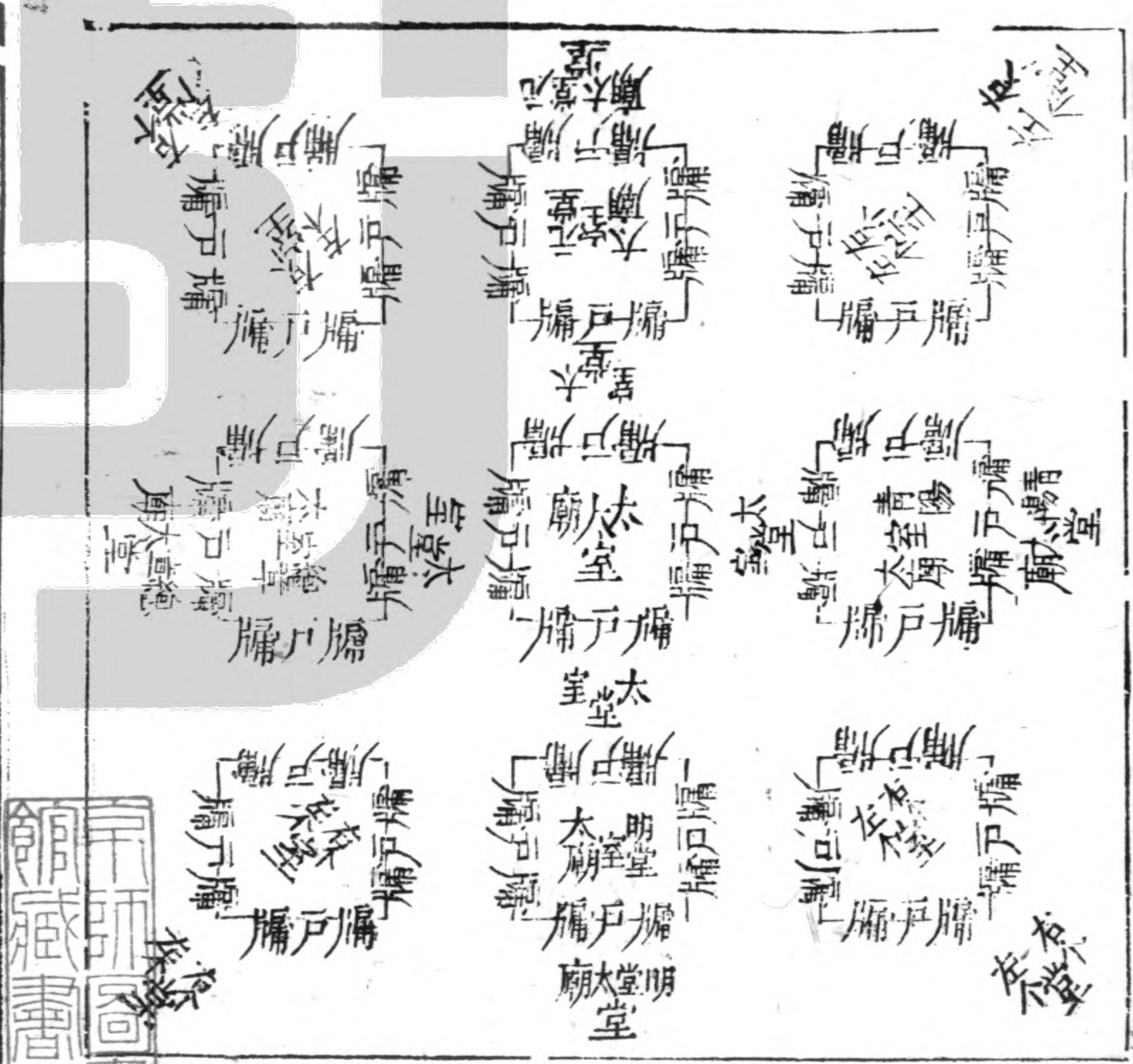


明堂九室

十二堂三

十六戶七

十二牖圖



明堂圖
 明堂圖
 明堂圖
 明堂圖

卷之四